



逃犯条例 深度

从边缘青年到社群领袖，印度裔社工：一起学习维修香港

“有人觉得对话根本没有什么成效，我就说，‘不是啊，你看我们现在的对话不就在working咯！It's not overnight！一日、三个钟的对话，一定无得解决所有香港的问题，but this is the start!’”

特约记者 莫晓晴 端传媒记者 陈倩儿 发自香港 | 2019-10-28



Jeff在2014年成为了香港第一个印度裔注册社工。他后来进入香港NGO基督教励行会，服务在港寻求庇护的难民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很少人不知道尖沙咀有座重庆大厦，但走进的人，总是不多。

对华裔圈子而言，那是另一个世界——非洲人和南亚裔人谋生开店的地方，和自己无缘，甚至有些混乱危险。不过，刚刚过去的周五，重庆大厦却迎来大批本地市民，从下午开始，排队参观的人就络绎不绝，有年轻人有中年人，有拖著小孩的妈妈，大家在门口排起了十多米的长龙。

“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重庆大厦，从来没有见过香港人这么有patience（耐心）的排队，”Jeffery Andrew一脸兴奋。他今年34岁，祖籍印度，在港土生土长，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，又常常混杂英文单词。五年前，他刚成为香港历史上首位南亚裔注册社工。

自从民阵发言人岑子杰遇袭、传言袭击者为南亚裔人之后，过去十天，Jeff就没有停下来。他组织朋友们一起去医院探望岑子杰，20日九龙大游行，他又与一群少数族裔一起，为游行人士派水打气。25日，他叫上巴基斯坦裔的好友KK，多年服务少数族裔的社工王惠芬，还有自己太太等，组织了重庆大厦导赏团，半天之内分批接待了1300人，免费带大家逛印度、尼泊尔、巴基斯坦人开的商店，认识不同族裔的文化，不少香港人兴致勃勃地喝起非洲烈酒，了解印度朋友怎样刮胡子，如何过新年。

「我们不想总是让少数族裔take the blame，然后几天之后大家就忘记了。」

Jeffery Andrew

朋友们说，Jeff擅长做危机介入，将一场可能引发种族歧视甚至私了的危机化解成温暖的场面，大家笑说，他应该去给特首林郑月娥传授经验。不过，Jeff内心压力重重。“不停收到信息，我们community好多人来找我，叫我不要搞这么多，说“Its's too political”（太过政治化了），”Jeff说，反修例运动带来分化和撕裂，在他的社群也一样，代际差别同样严重，不少老一辈南亚裔人认为，“政治危险，不要搞太多事。”

“但我们不想总是让少数族裔take the blame（承受过错），然后几天之后大家就忘记了，就说还是那样吧，”Jeff说，作为年轻一代，他对香港、对政治有不一样的看法，面对香港

困境，他希望自己可以先“do something（做点什么）”，和身边人一起学习，怎样“fix Hong Kong（维修香港）”。



2019年10月20日，Jeff组织一群南亚裔朋友一起做义工，在重庆大厦的门口，向游行市民派水和打气，与好友KK及在场人士一起举手作出“五大诉求”的手势，同时大叫“大家都系香港人”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“你走一步，我也走一步”

10月18日，民阵原定发起大游行的前夕，发言人岑子杰在旺角被多名男子袭击，岑受伤倒地，满地鲜血的照片在社交媒体上疯传，民愤汹涌。不久，消息传出，袭击者为非华裔人士，又有指是南亚裔人，即使未经证实，但连登讨论区很快涌现数十热门帖文，称要为岑子杰报仇，有网民起底数个南亚人，也有网民耻笑他们作“蝨亚”，更扬言要到清真寺和重庆大厦好好“装修”一番。

Jeff的好友KK是穆斯林，在重庆大厦开店卖手机，他是支持泛民的“和理非”，听说清真寺和重庆大厦都可能被破坏，他著急地想要做点什么。“KK提议，我们不如去医院探岑子杰？”Jeff最初却犹豫，担心会否带来反效果。

“他会不会觉得，好似刚刚被我们的人打完，转头我们又去探望他？”Jeff尴尬地笑笑。不过他知道，KK和自己一样，“tired of being blamed（厌倦了被怪责）”，不过KK总是更有勇气去行动。五年前雨伞运动爆发，也是KK把他拉去现场：“Hey Jeff, they are shooting at our students!（他们在射击我们的学生）我们还在等什么？快去帮忙！”

两人商量了15分钟，最后拍板去医院。这一趟特别的探望带来了舒缓矛盾的效果。与此同时，香港回教信托基金总会也发声明谴责袭击行径，表示“穆斯林会和香港人站在同一阵线，继续为争取社会平等、和平与和谐努力”，另一边，民阵也向Jeff等发出邀请，让他们在周日大游行的队头带头走。网络舆论慢慢转变，有网民强调大家不要分化，要连结南亚市民，切勿装修相关建筑。

“其实就是你走一步，我也走一步，”Jeff说，面对危机，这次他们和华裔社群就是这样互相配合，一起去化解矛盾。

不过，探病之后，Jeff觉得还不够。对于民阵申请的游行，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，衡量过后，Jeff决定不参与带头游行的工作。他转而决定，组织一群南亚裔朋友一起做义工，在重庆大厦的门口，为游行市民派水和打气。

自6月9日开始，Jeff也有参与和平游行，但在群情激愤的时刻出来带头组织，还是第一次。决定发起派水活动之后，他战战兢兢，不确定外界的反应，也承受著族群的压力。20日中午，他和义工朋友们搬著一箱箱水走进重庆大厦，却发现现场还有两个冰箱。

“这天重庆大厦本来是休息的，我想是不是谁买了海鲜，没有想到一打开，全是ice（冰），管理处的人出来说，今天我们全日赞助你们ice！”Jeff非常惊讶，“管理处的都是华裔的uncle、伯伯，虽然平时大家都有good relation（关系不错），但没想到他们会这么支持我们。”除了冰块，管理处的保安还为Jeff他们带来了音响和麦克风，方便他们向市民喊话。

“他们又帮我们播音乐，播Beyond的《海阔天空》，之后又播《愿荣光归于香港》，”Jeff说，保安大叔还教他们喊什么口号：“叫‘香港人加油’啦！”于是，重庆大厦门口此起彼落的“香港人加油”，Jeff也不停呼吁市民过来拿水——“所有人都是可以拿支水，因为水是no colour（没有特定颜色）㗎！”而在场的游行市民则高声回应：“I love you！南亚手足！”

Jeff记得，人群之中，保安们的脸上充满自豪。“其实在重庆大厦做管理不是那么容易，好麻烦的，或者说，不是那么好的一份工作，但那一天我可以feel their pride（感受到他们的骄傲）。 ”



年轻的时候，Jeff 和KK都是典型的边缘青年，重庆大厦是他们的聚脚点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“今天内地人，明天南亚人，后天菲佣，然后又变回少数族裔”

年轻的时候，Jeff 和KK都是典型的边缘青年，从十几岁开始，他们跟大佬，混社团，重庆大厦就是他们的聚脚点。

“我们对‘重庆’太熟悉了，来这里见大佬，哪一个后楼梯有毒品交易，哪里可以买到illegal beer（非法酒）都知道，那种酒五元一shot，好strong。”

两人都在香港出生，祖父辈来港多年，Jeff的爷爷上世纪60年代从印度来港打工，父亲不久后也来港经商，一家人定居在此，来到孙子这一辈，却依然感觉游离在外，不被完全接纳。小时候，本地主流幼稚园不收他们，南亚裔可选择的幼稚园不多，Jeff和KK住得并不相近，最终却只能选择到同一家幼稚园就读，因此而认识。

感觉是 Where am I? Who am I? 我得十二、三岁，but I remember quite vividly。

Jeffery Andrew回忆1997

Jeff记得，六、七岁的时候去踢足球，还未意识到自己与其他小朋友有什么不同，却被其他华裔小孩骂他“黑屎”，回到家他责怪妈妈：为什么把他生那么黑？

不过，被排斥的同时，Jeff也和华裔孩子一样，经历著许多身份的困惑。他很记得，97主权移交，他和妈妈一起看电视直播，天空一直下雨，“The army is marching in, and then the British flag…（军队正在前进，而英国旗……）感觉是 Where am I? Who am I?（我来自哪儿？我是谁？）我得十二、三岁，but I remember quite vividly（但我的记忆很鲜活），我妈妈同我一齐望住 the British ship sail away（英国船远航）。”

英国人、中国人、印度人抑或香港人？Jeff说有时自己都会困惑。“2002 世界杯，我仲记得我系大球场睇，中国对巴西，我们成班都cheer for China（为中国打气）。”Jeff说，而平日看球，大家“又帮香港，又帮英国，又印度，又中国，so confusing（真令人困惑）。”

不过越长大，他对香港的认同感就越强。他说现在无论球场上是印度对香港，中国对香港，或者其他队对香港，他支持的都是香港。“So interesting，我有香港队的全部波衫，香港队褸，香港队帽.....”

但在求学时期，Jeff在香港却总被排斥于主流之外。小学时，他念的是主流学校，学校早上是华裔班，下午则是Jeff就读的少数族裔班，教授的中文非常初级。到了中学，他虽然进入主流学校，但还是再次被编配到少数族裔专属班级，第一语言为英文，第二语言被莫名其妙地定为法文，变相既没有学习中文的课堂，又没有与华人学生一起上课的机会。

Jeff说，当时身边不少朋友都感到读书困难，到了中三便被踢出学校，又因为中文不好，不容易找工作。中三那年，KK离校，开始混迹社团，而Jeff熬到了中学会考，但成绩不如意，最终也混迹黑社会，到处收保护费、偷窃和打架。

19岁那一年，他因抢电话和打架而被拘捕，KK当时正在坐牢，社团兄弟中，没有一个愿意来保释Jeff。在凌晨4点的警局中，他背出了一直帮助自己的社工王惠芬的电话，王惠芬马上到警局保释他。这次经历改变了他的想法，他开始有改变的决心。

他的母亲变卖金器，让他可以有学费报读社工高级文凭的课程，而王惠芬也成功说服学校，让学校豁免中文科。Jeff说，在这个社工课程，他第一次和华裔同学一起学习。最终，他花了四年半工读的时间，在2014年成为了香港第一个印度裔注册社工。后来，他进入香港NGO基督教励行会，服务在港寻求庇护的难民。而在离开监狱之后，KK也慢慢过上踏实的生活，娶妻生子，在重庆大厦开店做小生意。

这几年，Jeff的经历被当作成功样本，许多学校都邀请他去分享自己的故事。他不讳言，自己的社群在香港还是被当作“second class（二等公民）”、被边缘化和歧视，不过他也留意到，近年的香港愈发将排斥的矛头指向另一处。

“我去学校的时候也会讲，现在少数族裔 is the second on the racism list（在种族主义名单上排名第二），”谁是第一？“内地人。”Jeff直言，台下一些新移民同学对此很有同感，和Jeff分享自己的痛苦，而他则以自己的亲身经历，鼓舞他们。

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教授，著有《世界中心的贫民窟：香港重庆大厦》的 Gordon Mathews 也有类似观察。在上周五和 Jeff 一起安排重庆大厦导赏团后，他在个人脸上写下想法：对香港年轻人来说，南亚裔、非洲裔都不再是“民族他者”，他们是香港人了，然而，这个“民族他者”却由中国大陆人取而代之。

“其实任何歧视都是不好的，今天是内地人，明天是南亚人，后天是菲佣、难民，然后，又变回少数族裔，”Jeff无奈地说，不知道哪天才会终了。



Jeff经常被邀请去不同学校，分享自己的故事。他不讳言，自己在香港被当作“second class（二等公民）”，曾经被边缘化和歧视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“我们是二等公民，更要投入政治参与”

不过，尽管意识到自己某程度上是“二等公民”，Jeff还是想法设法去参与社会，参与公共讨论，甚至希望让短暂留港的难民也有参与的机会。

2018年，台风山竹强劲袭港，香港街头一片狼藉。Jeff组织了20多个非洲难民到土瓜湾公园收拾倒塌的树枝。有政府工作人员见到，叫他们不用帮忙，说有清洁工会处理，但瘦弱的清洁工婆婆们却偷偷对他们说：“不要听他们讲，帮一下我们啦！”于是，一行20人帮清洁婆婆收拾了所有大树的残枝。最后，婆婆买来了一堆菠萝包和维他奶，向他们道谢。

反修例运动持续四个多月，Jeff深感身边人的疲倦和撕裂。8月中，他在Facebook发了一张防暴警察在机场驱散示威者的相片，附文敦促政府立即与示威者展开对话和回应五大诉求，没想到一石激起千层浪，帖文引来近200个留言和数之不尽给的私人信息，有人赞赏Jeff敢言，也有不少跟他理论，指这次示威者做得“太过份了”。

Jeff惊讶，原来自己的社群也被分裂成黄蓝阵营，他想了一个主意——与其在网上吵，不如来见面吵？他于是邀请所有在港少数族裔到重庆大厦参加一场“真诚和开放”的对话，这是香港第一场少数族裔的政治对话。三天之后，45个不同族裔的市民来到重庆大厦。

“45! I was so impressed（令人印象深刻）！”Jeff回忆起来依然激动。对话会进行了整整三个小时，Jeff和另外两个主持人带大家一起回顾运动，让大家分享为什么运动发展到这一步，分享每个人害怕和担忧的事情，以及大家可以做什么。

有妈妈分享说最近孩子在家都玩警察和示威者对抗的角色扮演游戏，担忧对孩子影响不好；有人分享运动中会有身份认同的危机，会想“Is this our fight?（这是属于我们的抗争吗？）”；有人认为政府需要改组内阁，应该把泛民和建制的声音都纳入政府之中；也有人关注对话到底可不可行，认为对话的前提是“有一个可以信任的政府”、“感受到政府的真诚”……

「我们always is the second class, 所以, 我们更要engage in political dialogue。」

Jeffery Andrew

“有人觉得对话根本没有什么成效, 我就说, ‘不是啊, 你看我们现在的对话不就在working (发挥作用) 咯! It’s not overnight (不是一夜之间就能达成的)! 一日、三个钟的对话, 一定无得解决所有香港的问题, but this is the start (但这是一个开始)! ” Jeff说, 他认为, 对话会的最后, 大家都同意, 要为香港贡献更多, “你说这是你的城市? 那么就要为它而努力。”

“我们少数族裔always is the second class (总是二等公民), 所以, 我们更要engage in political dialogue (参与到政治对话之中)。”

而在这其中, Jeff说自己希望扮演的角色是“platform for the community (为社群提供一个平台)”。那之后, 他又组织了第二次对话会, 目前还在筹办第三次。“好多华裔的朋友都开始说有兴趣来一次参加, 我们还在计划,” Jeff兴奋地说。

那么在他眼中, 到底什么是“香港人”? 他回答得干脆:

“香港人不是一个种族的概念, 而是一个idea, 底线是大家都尊重香港的核心价值, 争取民主、言论自由、对人的尊重, 另外还有香港人的一些精神, We never say never, we work hard, play hard (我们永不说不, 我们努力工作又尽情玩乐), ” Jeff说, 他乐观的相信, 香港人很坚韧, 多年以来都是“跌倒、起身, 跌倒、起身”, 他感觉当下的危机只是暂时的, 只要大家愿意一起努力, 总会慢慢的“fix Hong Kong”。

近日, 国际青年商会香港总会今日刚刚公布“2019年十大杰出青年选举”结果, Jeff榜上有名。“我很惊讶, 怎么会颁给我, i am so yellow (我这么黄丝)! ” Jeff笑说, 不过他还是去领奖了, 颁奖台上出现一个黑皮肤的人, 对他来说别具意义。

Jeff最近的疯狂参与似乎也感染了他的父亲。“我爸爸一直都支持民主，不过他以前都是像老一辈人一样，觉得我走得太前就不好，好多担心，”Jeff说，“不过前两日我老婆突然跟我说，‘Hey，唔知点解，爸爸突然打给我，说不如叫Jeff明年去参选立法会议员啦，我支持他’，哈哈哈。”

（端传媒实习记者韦颖芝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。）

逃犯条例



邀請好友加入端會員
成功訂閱同享優惠

如果你喜歡
就分享給更多人吧



热门头条

1. 内地生笔记：中大校长对话场内外，与那篇让内地生激愤的人民日报评论
2. 豆瓣十日阉割记：爱国的火烧到阿中哥哥的舆论阵地
3. 重磅调查：寻找中國毒梟
4. 一个逃犯，两场风暴：陈同佳案背后的台港引渡空窗与两岸角力战场
5. 索罗门群岛发生“反对与台湾断交”游行后，我们飞去与当地人聊了聊
6. 黄星桦：韩国瑜“请假选总统”，为何让部分选民觉得合理？
7. 虎扑直男与饭圈女孩，谁才是更先进的爱国力量？
8. 李安《双子杀手》缘何低评分？电影24格百年大梦的破坏者们
9. 即时报道：台湾同婚合法化后首次大游行，陆同志各地旅客踊跃参与
10. 一份值得收藏的文具清单 | 文具控看过来

编辑推荐

1. 植敏欣、余思盈：“和理非”和“勇武”对警察及其家属的观感及激进化
2. 面对香港时代革命，北京接下来会如何做？
3. 许辉：赶工游戏、升级流水线、破碎个体……平台经济的算法幻象
4. 专访美中关系学者：香港是新柏林？示威者太暴力？《人权法案》能否过参议院？
5. 一个逃犯，两场风暴：陈同佳案背后的台港引渡空窗与两岸角力战场
6. 白信：从治理暴力到路线斗争，香港革命是中国的内生危机
7. 索罗门群岛发生“反对与台湾断交”游行后，我们飞去与当地人聊了聊
8. 加泰罗尼亚抗议现场：“审判”与“被审判”的一周

9. 杨友仁：《愿荣光归香港》何以动人？一个音乐社会学的分析视角

10. 豆瓣十日阉割记：爱国的火烧到阿中哥哥的舆论阵地

延伸阅读

我坐了一趟中港快车，和司机聊了聊不为人知的两地变迁

达哥的车同时拥有中港两地车牌，载过深圳富豪，快要生娃的孕妇，美国5元店的老板，频繁往返深港十年，他看到什么奇特风景？

专访王惠芬：他们想学好中文你们不教好，现在要他们爱国？

融乐会创办人王惠芬长年为香港少数族裔居民争取权益，甚至拖垮了身子，但是，社会对少数族裔的漠视，至今仍坚如磐石。

一个逃犯，两场风暴：陈同佳案背后的台港引渡空窗与两岸角力战场

20世纪国共内战遗留下未解的两岸体制矛盾，表现在法律上是诸多难题。香港，一直是两岸之间的暧昧中介地带。当两岸关系紧张，香港就成了双方角力的战场。2019年的陈同佳案，给台港之间的漫长逃犯历史，记下一笔浓墨。

专访美中关系学者：香港是新柏林？示威者太暴力？《人权法案》能否过参议院？

南加州大学美中学院院长杜克雷（Clayton Dube）和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卜睿哲（Richard C. Bush III）与端传媒分析《人权法案》背后的国际形势。